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漢書評註卷九十八

元后傳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姓姚氏。八

世生虞舜。舜起嫡內。以嫡為姓。師古曰嫡水名也水曲曰洧因水為姓也洧音而銳反至周武王封舜後

嫡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

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

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

縣。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追遼

當坐者。師古曰孺音乃喚反追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

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

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

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

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

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

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子。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

隆按元后已列外戚傳中而班史以王氏之墓由於元后故別為立傳詳著其所以亡漢之故云

茅坤曰外戚傳獨元后顯制六十年其以國祚移之外家處班氏指次如掌不減史記呂后紀

王維楨曰此本莽所自言或者陳涉魚腹丹書之謂乎不則附會符命而繆為此說爾未必實建公言也

隆按詳次八男名伏後畢封侯案

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讀曰墟後八十年當直亦當

有貴女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小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

有大志不脩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

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

逢時李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讀曰嫡後以姁

去更嫁為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

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

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迺教

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

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

衡太子憐之且以為然本無者字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

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

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政君與在其中讀曰豫及太子朝皇

隆按曰夢月
入懷曰所許
輒死曰相當
大貴曰長御
以獨衣絳緣
諸子送太子
宮曰一幸而
有身班氏歷
紀種種奇異
蓋謂有天意
焉

王維積曰王
氏之興自鳳

后。廼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疆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子。師古曰諸于大掖長御即以為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姓也交送謂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之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母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使仔立為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元帝不以為能。而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音佑助也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

始而漢祚之
移亦自鳳而
始萌矣此最
閎健語

隆按興勝之
對直即稟然
此時鳳初乘
國兩人幸無
恙不然而上
已感悟嘉納
之如王章且
不免於死矣
有子兩人

隆按書曼蚤
卒了前八男
案

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默也言居父喪不言也信。三年。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弟星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弟與字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師古曰召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

凌約言曰史氏僅記此小節且曰此小事則其它大者可概見

元帝次其

帝無

帝無

帝無

帝無

帝無

帝無

帝無

帝無

帝無

帝無

帝無

帝無

帝無

帝無

例也音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頗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廼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曰它謂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晏駕也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廼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音巨新反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

直刺頂門者
 而鳳復為甘
 言以動中宮
 并却主上卒
 以死而復蘇
 非惟風不之
 代均非禍及章
 為子悲哉
 立陸瑞家曰王
 章之攻王鳳
 也忠矣特恨
 其為術之疎
 不勸成帝寡
 欲畜神以求
 蓋多子而專
 注慮定陶王
 兄材則王氏
 安得不入之
 失也
 之危輒耳且
 一持中之不
 拜劉氏曰天
 之名已見又
 定陶王
 不此皆枝

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
 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
 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
 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
 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
 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
 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
 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
 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
 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
 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
 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
 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
 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
 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

凌地知曰已
辟左右何以
使音獨側聽
然即無側聽
者固知帝無
能為也
茅坤曰鳳之
此書佳甚豈
杜欽輩代為
之耶

王音

不忠害即

在不能決事

之糊筆耳

山豆特一朝

帝王即如

過之家

長動則事

在子女金家

美書平注

卷九十八

元后

一

一

一

一

一

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此臣二當退也。文辭也。肱臂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索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真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云疏。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迺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母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

隆按帝聞章言既賢之矣進野王而欲倚以代鳳矣乃復以不忍廢之故顧令尚書劾章致之死由是王氏遂無復忌矣
事發生矣
帝一國之主
若武高長
官一而決
一言而決
總之謀
將後宜有
王慎中日鳳
以死保音而
謂五侯必不
可用心雖私
矣

也言公必須留京師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事母得遠去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事
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
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
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
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察屬者皆得大官
又以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
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
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
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
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行及外杜里師古曰成
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
也按李說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
為近是
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
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
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
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

而言則公也

若非王風敘

王章擅板

唐攝引

武中

王代希

牙坤曰此亦

王氏退衰之

機也惜也帝

復優游不斷

言發移詐

有漢家

王

王

王

王

王

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舩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輯同濯與濯同所以行舩也今執楫擢人為越歌也輯謂擢之短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

內街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黜謝太后上聞之大怒廼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青瑣者刻為連環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其言年主
卷之八
元后

隆按惟音為
修整與上謹
敕句及小心
親職句相顧

師古曰言此罪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
過並身自為之今將一施之師古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
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行刑罰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臺請罪師古曰令
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臺請罪師古曰令
就刑戮也坐臺上言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
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
比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
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
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廼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
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
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
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
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
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諡曰景成侯子况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
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
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

民帝之文
不不明
章以初
若野王
之疏又令
第致章以
大罪
無以退為進
亦一詭計也
是非法良
康民尚有
傾蓋之心
隆按以初立
故優之與前
應初優莽句相
應
小人之尤也
不足為史

漢書平注
卷九十八
元后
六
帝

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封益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獻其效誠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

家之筆
 王事生於
 文章之也
 位過金張
 今以中而血
 膏煙獄天
 下成其名
 商伊呂亦
 大幸中之
 茅坤曰楊宣
 漢賊也必莽
 孔融之
 不遇也
 善遇也
 茅坤曰莽之
 初以退為進
 今已如計
 不云為其

欲竟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
 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先帝棄天下。根不悲
 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
 視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親繼
 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
 之策。師古曰謂立遣就國。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
 罷。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
 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
 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
 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太后
 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
 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慚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
 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
 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

隆按見於丙
殿直應篇首
見丙殿句

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詎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己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華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之易物者也。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蘭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蘭館蓋蠶繭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被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遵有蘭館蓋蠶繭之所也。循也謂緣水邊。夏遊御宿鄠杜之間。師古曰鄠南今之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殿。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登長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十六歲。尚頗識之。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太

隆按不可與
上不以爲可
相顧

后旁弄兒病在外舍

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

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乎

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爲最吉

廼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

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

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

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先奉諸符

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

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

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

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

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

者狗猪不食其餘

師古曰言惡賤

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

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

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

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廼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

師古

王莽之

言行不知

其

臣下亦多

其

已事

上下教

王諫

留之未終

曰言不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廼

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

奏之莽大說廼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

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

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

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志莽因曰此詩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

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也莽廼

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

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

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

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

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謂璽之組也太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

為貢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

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

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暮食堂孟康曰暮音撰既成

元后

帝崇山房

伏其章
已移何論黃
紹黑貂覽至
此不得不流
涕已
隆按謂夢月
句應篇首夢
月入懷句崩
後十年誅莽
應能久得祐
乎句
黃震曰呂氏
則天皆身為
禍首王后則
愚弱為賊莽
所誅耳事雖
不同要亦同
歸於覆其族
吁可懼哉
茅坤曰漢高
帝特以英傑
杖劍五年而
定天下然於
紀綱制度疎
闊不收至于
處中宮一節
尤屬幽莽由
君臣之間並
以不學無術
故也

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言此何罪於汝無所干預何為毀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圓反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卷九十八終